

神州風采

昆明大觀樓長聯



▲昆明大觀公園內的大觀樓

雲南昆明滇池岸邊的大觀樓有一副對聯，被稱為「天下第一長聯」，上聯是：「五百里滇池，奔來眼底。披襟岸幘，喜茫茫空闊無邊。看東驤神駿，西翥靈儀，北走蜿蜒，南翔縞素。高人韻士，何妨選勝登臨。趁蟹螯螺洲，梳裏就風鬟霧鬢。更奔天草，點綴些翠羽丹霞。莫孤負：四圍香稻，萬頃晴沙，九夏芙蓉，三春楊柳。」下聯為：「數千年往事，注到心頭。把酒凌虛，嘆滾滾英雄誰在？想漢習樓船，唐標鐵柱，宋揮玉斧，元跨革囊。偉烈豐功，費盡移山心力。盡珠簾畫棟，捲不及暮雨朝雲。便斷碣殘碑，都付與蒼煙落照。只贏得：幾杵疏鐘，半江漁火，兩行秋雁，一枕清霜。」共一百八十字。

在字數上超過此聯的還有，比如四川江津才子鍾耘舫的《擬題江津縣臨江城樓聯》，字數竟高達一千六百一十二字，絕對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。但從意境來看，昆明大觀樓的長聯更勝一籌。它上聯描寫的是滇池的風光，下聯記錄了雲南的歷史，文字精美，意境深遠，情景交匯，藝術上足可以和蘇東坡的《赤壁懷古》相媲美。其中「幾杵疏鐘，半江漁火，兩行秋雁，一枕清霜」更是道出了人間世事的滄桑和無奈。郭沫若曾讚嘆此聯是：「長聯猶在壁，巨筆信如椽」。

對聯出自清朝乾隆年間寒士孫麟的筆下。孫麟字鶴翁，祖籍陝西三原。生於一七一一年，故於一七七三年。因其父在雲南任武官，自小隨父寓居昆明。

長聯中的「漢習樓船，唐標鐵柱，宋揮玉斧，元跨革囊」記錄了中國歷史上四個朝代在雲南發生的歷史事件。而「宋揮玉斧，元跨革囊」兩個典故《忽必烈風雲傳》中有具體解讀。「宋揮玉斧」說的是公元九六〇年，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，奪取後周政權，建立宋朝後，曾試圖一舉收復大理，但由於大渡河水流兇險，宋軍無法涉水渡江。傳說趙匡胤用玉斧指着地圖上的大渡河嘆曰：「此外非吾所有也。」由此將雲南大片土地排除在宋朝版圖之外。而「元跨革囊」則記錄了元朝對大理的收復過程。一二五二年忽必烈向其兄蒙哥汗提出了征服大理國，然後從側背形成對南宋包圍的戰略構想，初步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能。第二年，忽必烈便率十萬大軍經四川，翻越瓦哈山（今大藥山），來到今寧蒗縣境內的金沙江邊。此時，忽必烈同樣面臨着當年趙匡胤的問題——進或者退。忽必烈利用牛羊皮製成革囊，將革囊用繩索綁在縱橫交錯的木棍或竹子上，順利地渡過了金沙江。「宋揮玉斧」注定了趙匡胤和大宋王朝先天的軟弱和不思進取；而「元跨革囊」則不僅概括了忽必烈氣勢磅礴、橫渡金沙江的壯舉，更預示了忽必烈胸懷遠大，統一中國的雄心和功績。

摘自《文匯讀書週報》

孫道臨電影藝術成就

藝術人生

孫道臨，本來是燕京大學哲學系學生，在校期間，受校友黃宗江鼓動登台演出，想不到演出一舉成功，成了名揚全校的瀟灑小生。幾年後考入唐槐秋的「中旅劇團」，開始了演藝生涯。

一九四七年畢業後，翌年入清華影片公司，參加拍攝影片《大團圓》。後參加遼東影業公司、崑崙影業公司，拍攝《大雷雨》、《烏鴉與麻雀》等影片。從此踏上藝術舞台……

孫道臨因在《烏鴉與麻雀》中扮演華先生，一九五七年在文化部優秀影片評獎中獲個人一等獎，這個知識分子形象讓他在影壇一舉成名。

《烏鴉與麻雀》至今被譽為中國電影史上難得的經典名片，導演鄭君里第一次出手就如此不凡，而演員也是集一時之選：趙丹、吳茵、上官雲珠和孫道臨。如果說趙丹把小市民「小廣播」的性格和情趣表現得淋漓盡致、極為生動而自然，那麼孫道臨戴一副眼鏡，扮演的那位自命清高又有些軟弱的中學教員華潔之，同樣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如果說《烏鴉與麻雀》中的華先生軟弱得讓人同情，那麼《家》中經常哭哭啼啼的覺新就更讓人記憶猶新，其悲劇人生更令人扼腕嘆息。

一九五六年，導演陳西禾自編自導了電影《家》，孫道臨和張瑞芳在片中演「覺新」和「瑞珣」，「梅表姐」和「鳴鳳」由黃宗英和王丹鳳飾演。孫道臨坦言，在拍攝之初他們都沒能認識到這部影片的價值。劇中孫道臨因為常常有哭戲，被大家戲稱為「孫大雨」。

孫道臨清楚地記得拍攝時劇組向巴金請教意見，巴金說，《家》的主要矛頭是指向封建制度，而不是某個人，包括高老太爺也有他的

悲劇性，覺新並不是天生的懦弱，不能表現得膚淺。這些話讓孫道臨找到了人物的位置。孫道臨的表演細膩，生動地刻畫出一個忍辱負重、被犧牲的大少爺形象。任何時候回想起來，都讓人長嘆不已。

走上銀幕與舞台後，孫道臨演了不少與自己氣質相符的文人形象，但萬萬想不到的卻是與演兵結緣，文人演兵，不但同仁與影迷為之驚奇，連他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議。開拍《渡江偵察記》時，扮演偵察連長李春林是他第一次演兵，心中沒底。他請扮演敵情報處長的陳述為自己畫像，一身軍裝，手握駁殼槍，眉毛飛揚，眼神炯炯，外形似乎有點像，但氣質神韻與角色的距離就明顯了。幸運的是當時孫道臨剛從朝鮮戰場回來，那段難忘歲月與親眼目睹戰士們浴血奮戰的情形喚醒了他的記憶，也讓他有了靈感。結果，機智勇敢、神出鬼沒的偵察英雄李連長被他演得活靈活現、膽略過人、形神俱佳，成了孫道臨為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又一個銀幕角色。

代表作《早春二月》

一九五八年，孫道臨出演影片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的地下工作者李俠，這是他表演上的一大飛躍。與以往的影片中角色的單一性不同，這次李俠因為地下工作者的身份，所以在影片中以解放軍、老闆、工人等不同的身份出現，這是最考驗一個演員演技的時候，對孫道臨來說，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戰。在刻畫這個人物時，他注意「變」與「不變」的辯證關係。臉部化妝變了，服飾變了，講話的語調、內容變了，然而角色的核心沒有變，不管以何種身份出現，他的眉宇之間總有那一股凜然正氣，流露出一絲軍人的氣質。

孫道臨的代表作是《早春二月》中的蕭澗秋。當時導演謝鐵驥找孫道臨演此角色，起初還擔心他太「硬氣」，怕他演不出蕭澗秋的文氣」。原因是他演過《渡江偵察記》中的



▲孫道臨與張瑞芳在電影《家》中演覺新和瑞珣

散文欣賞

我的四個假想敵(節選)

余光中

袁枚寫詩，把生女兒說成「情癡中副車」，這書袋掉得很有意思，卻也流露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。照袁枚的說法，我是連中了四次副車，命中率夠高的了。余宅的四個小女兒現在變成了四個小婦人，在假想敵環伺之下，若問我擇婿有何條件，一時倒恐怕答不上來。沉吟半晌，我也許會說：「這件事，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譜，誰也不能竄改，包括韋固，下有兩個海誓山盟的情人，『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』，我憑什麼要逆天拂人，梗在中間？何況終身大事，神秘莫測，事先無法推理，事後不能悔棋，就算交給二十一世紀的電腦，恐怕也算不出什麼或然率來。倒不如故示慷慨，偽作輕鬆，博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，到時候帶顆私章，去做主婚人就是了。」

問的人笑了起來，指着我說：「什麼叫做『偽作輕鬆』？可見你心裡並不輕鬆。」

我當然不很輕鬆，否則就不是她們的父親了。例如人種的問題，就很令人煩惱。萬一女兒發痴，愛上一個聳肩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，該怎麼辦呢？在理性上，我願意「有婿無類」，做一個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。但是在感情上，還沒有大方到讓一個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兒抱過門檻。

現在當然不再是「嚴夷夏之防」的時代，但是一任單純的家庭擴充成一個小型的聯合國，也大可不必。問的人又笑了，問我可曾聽說混血兒的聰明超乎常人。我說：「聽過，但是我不稀罕抱一個天才的『混血孫』。我不要一個天才兒童叫我Grandpa，我要他叫我外公。」問的人不肯罷休：

「那麼省籍呢？」

「省籍無所謂，」我說。「我就是蘇閩聯姻的結果，還不壞吧？當初我母親從福建寫信回武進，說當地有人向她求婚。娘家大驚小怪，說『那麼遠！怎麼就嫁給南蠻！』後來娘家發現，除了言語不通之外，這位閩南姑爺並無可疑之處。這幾年，廣東男孩鏢而不捨，對我家的壓力很大，有一天閩粵結成了秦晉，我也不會感到意外。如果有個台灣少年特別巴結我，其志又不在跟我談文論詩，我也不會怎麼為難他的。至於其他各省，從黑龍江直到雲南，口操各種方言的少年，只要我女兒不嫌他，我自然也歡迎。」

「那麼學識呢？」

「學什麼都可以。也不一定要是學者，學者往往不是好女婿，更不是好丈夫。只有一點：中文必須精通。中文不通，將禍延孫孫！」

客又笑了。「相貌重不重要？」他再問。

「你真是迂闊之至！」這次輪到我發笑了。「這種事，我女兒自己會注意，怎麼會要我來操心？」

笨客還想問下去，忽然門鈴響起。我起身去開大門，發現長髮亂處，又一個假想敵來掠豪宅。

成語典故



▲古畫「老子騎牛圖」

紫氣東來

東周時期，函谷關關令是當地人尹喜。

一天早晨，尹喜從家裡出來，在門前的一個土台上往東遠眺。望見遠方霞光萬道，一輪紅日噴薄欲出。這本是很平常的自然現象，善觀天象的尹喜卻發現紅光之前有一團紫氣繚繞，徐徐向西移動，在黃河南岸，弘農河畔，紫色漸漸的越聚越濃。以至於層層疊嶂之間，雲霞蒸蔚，景色異常美麗壯觀。尹喜觀天象，即興打了一卦，細推卦理，不由欣喜若狂：「紫氣東來必有異人通過。」於是他趕緊下了土台，吩咐手下打掃庭院，清掃街道，準備迎接聖人。並告訴門人，凡有與眾不同的人來都要留下來，好好招待，而且還要馬上向他報告。布置好後，尹喜沐浴更衣，靜候聖人。

當時周朝的柱下史（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）老子李耳，因不滿朝廷腐敗，諸侯相爭，辭官不做，離開洛陽，打算經函谷關西去，過隱居生活。老子皓首長鬚，神采奕奕，倒騎青牛來到函谷關前。守門關吏見此人與眾不同，立刻報告關令尹喜。尹喜趕忙來到關前，將老子迎到客舍，共進餐餼。二人邊吃邊敘，談得很投機。函谷關一帶景色秀麗，尹喜又極力挽留，老子就留下來，寫出了彪炳後世的五千言《道德經》後才離開西去。

後人在老子著經的地方建了太初宮，又在尹喜觀看紫氣東來的地方建了瞻紫樓。

歷史檔案



▲圖為「柳條湖事件」事件次日凌晨日軍在瀋陽外攘門上向中國軍隊進攻

勿忘「九一八」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，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，由鐵道「守備隊」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。這就是所謂的「柳條湖事件」。日軍以此為藉口，突然向駐守在瀋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。由於東北軍執行「不抵抗政策」，當晚日軍便攻佔北大營，次日佔領整個瀋陽城。之後，日軍繼續向遼寧、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，短短四個月內，一百二十八萬平方公里、相當於日本國土三點五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，三千多萬東北父老成了亡國奴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，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吞併中國、霸佔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。早在一

九二七年夏，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「東方會議」，制訂了《對華政策綱領》，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「在（日本）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關係」。同年七月，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《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》（即臭名昭著的「田中奏摺」），公然宣稱：「欲征服中國，必先征服滿蒙；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國。」從而確立了以「滿蒙」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。一九三一年，日本軍部秘密制訂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、步驟和措施。在完成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準備之後，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揭開了對中國、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。

摘自《新華網》